

刊头摄影:杨国美
题字:赵守阳

心香一瓣

微醺三月

○韦继兰

三月有两个节气,一个是惊蛰,一个是春分,惊蛰之前,有个节日叫“中和节”。人们“以青囊盛五谷瓜果之种相遗”。就是用一个青色的小布袋,装上自家保存的好种子,和邻里乡亲互相赠送,并取名“生献子”。惊蛰也标志着春播的开始,耕作的农民也忙起来。在城市生活的人们,自家有院落的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没有院落的,也会在阳台上用盒子、空花盆或水培点植物,当然也有人跑去城郊包上一块地,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去“接地气”,劳动完再采摘一些“绿意”回来,饭桌上就多了一份“春闹”。

杜甫那一句“嫩蕊商量细细开”很是妥帖,等待的过程本身也是美好的。它让我们慢慢喜悦,把幸福拉长。

春天的大戏处处可以观看。

即使你还没准备好迎接春天,厨房里来不及吃的土豆、红薯也会抽出芽来,争着和你说:我在努力发芽、我在争取开花。它们和客厅里的不断冒着新绿的雪柳一唱一和着。

一般的节气里大家忌讳吃梨,梨和离谐音。可在惊蛰这天吃梨,意味着与害虫和疾病分离,蕴藏着美好的寓意。春季也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喉中作痒。在这个三月,家里的壶里,梨、枸杞、枣子等等,也在“咕嘟咕嘟”跳着欢快的舞蹈。

“春分到,蛋儿俏”,春分竖蛋,也称春分立蛋,中国民间流行的“竖蛋游戏”已传到国外,成为“世界游戏”。学生们除了立蛋,还会给鸡蛋“加戏”:在蛋壳里装上米或沙子,做成不倒翁;或在蛋壳里用多种材料做成微型春天;或把鸡蛋用轻黏土化装成恐龙蛋;或把鸡蛋放在背景是冰面的船上,取名叫冰动行;或给鸡蛋加了长长的彩纸尾巴,名字叫凤凰鸡蛋;或在鸡蛋里加上光,变成台灯。再回望,像一个久远的梦想。

记得儿子小时候和我爬一座春天里的小山,走到半途,他用小石块在大石头上写着“山妖”二字,同行的书画家说,这是大家手笔,因为无所顾忌、自然而然,所以分外美好。记得那天我们还挖了春笋、采茶、看炒茶,那天的饭菜特别好吃,吃货的我觉得人生也不要追求太高:一碗菜饭、一杯茶和面对一片竹林就够了。

朋友圈里看到“碧螺春茶酒”“青梅绿茶酒”图片,此茶酒不知什么味道,但在想象中我早就微醺在春天的美好里。

漫 画



提出发展新目标 新华社发

和谐之声

一碗豆腐花

○刘建东

人逛街,时常去充饥小憩,后来摊点拆除,几次寻觅,不知所终,甚是遗憾。

豆腐花,豆腐干,同为豆制品制作的风味小吃,同为不起眼的小店,几年后结果完全不一样,一个门庭若市,一个销声匿迹,什么原因?我以为是店面文化的差异。一个只吃到风味,别的没有。一个有牌匾,有“来了,来了”的广告词,有传承的做工,不但吃出了风味,还吃出了风情,从中品出了独特的店面文化。记得影视剧中片段,店小二迎宾经典台词:“来了,来了,楼上请”,道出了温暖,道出了谦恭,也道出了店面延续发展的文化力量。

如果说豆腐花是风味文吃,盐城还有个风味武吃。早年摊点在邮电大楼北侧巷口处,有一个叫不上名字的风味小吃摊,用油炸豆腐干加一些黄豆芽、虾皮炖煮,连汤带水。来上一碗,油炸豆腐干的柔黄,豆芽菜的脆白,香菜的碧绿,虾汤的鲜浓,秀色可餐,一块豆腐干入口,软绵爽脆,一碗吃下来,填肚填胃。如是冬天,蘸点辣椒酱,吃得浑身暖和,满头冒汗。十多年前与爱

上一道菜,爱上一座城。一碗豆腐花,传承数十年,承载着一座城市的美好记忆。有些情感还需要传承,有些记忆还需要保存,有些空间还需要留白。一碗豆腐花,一份闲心情,境由心下生,美从眼中来。

放慢脚步,放空心情,带上家人、朋友,

坐下喝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花,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刚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说“万岁军”军长梁兴初到成都任西南军政要员,毛泽东主席只对他说了武侯祠有一副对联,你去了好好看一看:“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缘于当年老师的一句话,半个多世纪来,我便一直想去成都的武侯祠,终于在年过古稀时有了一次川渝旅行。到了成都我无疑是先去看武侯祠,看这副名联。导游说,这就是著名的“攻心联”,为清人赵藩所撰。我看到并拍下了这副对联,算是了却一桩心愿,也钦佩那位去世的老师博闻强识。

拜水都江堰是在参观武侯祠后一天。位于成都市灌县现都江堰市的都江堰,闻名中外,文人墨客之述备矣,无不惊叹它是两千多年前李冰及其儿子李二郎带领当地百姓建造的浩大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浇灌出了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福泽华夏。

2008年汶川地震,震中离都江堰很近,但整个都江堰工程只有鱼嘴裂了一条小缝,其他毫发无损。都江堰,该有多厚重多深沉的爱,才能保持千年不变的伟岸和初心!

你看,都江堰流出来的岷江水是那样清冽甜润,难怪唐代曾生活在成都的诗圣杜甫会写出《春夜喜雨》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好诗:都江堰的春水蒸发到天上,又落到天府之国的地上,上天入地,“润”的“初心”没变,溢的是一方土地一方人。如今,滚滚岷江,仍在这里驯服于一位已两多岁的老人,永远诉说着一个难以复制的辉煌!

在成都,各民族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整个成都已初步建成花园式城市,特别具有包容性,帅哥美女也很多,我想都是得益于都江堰的滋润。

读“攻心联”,从中学生到古稀之年,从武侯祠到都江堰,时空穿越,我感觉成都的空气中氤氲着先贤的芬芳,彼此甚至可以听到心灵的呼吸和脉动,他们身上激荡着爱国爱民的英雄气概,永远闪耀在历史的星空!

至此,我才初步领会到毛泽东要梁兴初将军去看武侯祠那副“攻心联”的大体意图。

中华大地

从武侯祠到都江堰

○彭辰阳



春风和煦 桃花初绽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生活感悟

一次唠嗑

○王迎春

孩子的外太婆,盐都西乡人,今年99岁。谁要是提她是渔船船上升身,她一定会把脸拉老长。说她大字不识一个,她不服气。“中”“发”,写在纸上她叫不出是什么,但把“中”“发”四边加个框,她竟然就认得了:红中的“中”、发财的“发”。因为老太太会打麻将。老太太是老干部,她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自己经历过枪林弹雨。但直到今天,几个时代过来的老太太也就是细细过日子的概念,她就是中国最普通的百姓代表。在三九如阳春的暖冬,与老太太有一搭没一搭地唠起了长长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和现在哪个好啊?”

“你问的是痴话,现在多好!苦日子总会熬到头,过上好日子也要想起苦难时。好说呢,我们不是熬出来的吗?!”说好,不光是吃得好、住得好吧。世道好,人心好,就是最好。而今,不打仗是好呢!但也有人好日子过得不耐烦,瞎折腾。”

“你过去是怎么带小孩的?”

“我生三男四女,都是我一个人带的,现在一家生一个,就吃力成这样了!”

“住在乡下和城里哪个好啊?”

“都好,都不好,我随便,哪家要我,我就去哪。不像现在,过去哪有城啊,全是乡。过去打仗城里人就往乡下跑。乡下熟识的人多,可以多跑跑。现在也好,我就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打瞌睡。我不晓得,现在家家都住上楼了,乡下也是的,楼有什么好的。”

“你现在正常怎么打发日子啊?”

“过去穷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我是过一天是一天,多过一天赚一天。”

“看到路上这么多车你怎想的?”

“看到我就头晕,坐上去就想吐,我没有福气坐车。几步远也车来车去,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是不该,要烧油的吧,就是烧水我看也要让河见底,禁不住烧。”

“你现在存多少钱了?”

“好说呢,我不差钱,我也不存钱,再说现在我要钱也没有用处。这辈子我也没有富裕过,钱多有钱多的过往,钱少是钱少的活法,这个不好说。过去哪有钱啊,就是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钱,有钱就去买地。”

“你这辈子做成最大的事是什

么?”

“不是说的话,我不识字的,要是识字的话,我兴许还是出息人呢。现在我有什么呢。要说,就是我养了三男四女,容易么,哪个不是聪明灵巧。”

“你现在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我现在天天开心。你们过来吃饭我开心,下午在家弄个小麻将,我在旁边看,我也开心。你们三缺一,要是能带我凑个场子,我也高兴。过去在镇上那段日子,来一群人,烧一桌子菜,我就开心不得了。”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还有什么愿望,一大家子健康团结最好,升学的升学,发财的发财,我一觉睡过去是我的命好,也是大家的福气。”

“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哪个想过这么大啊,不想不想,稀里糊涂地过吧。过长了再看过去和现在,过去的更清爽,现在的不迷惑……”

说着说着,晒着太阳的老太太,语速逐渐慢了下来,不一会儿,发出轻微的鼾声,竟然睡着了。这份笃定,让我沉醉了很久很久。

盐阜风物

老家的芦苇

○吴凤连

不知道老家苏北里下河地区老人们称的“芦柴”是不是就是“芦苇”,也不知道“蒹葭苍苍”里的“蒹葭”是不是就是“芦苇”。打心眼里喜欢“苇”,似乎称得上“苇”,就拥有了朴实坚韧、就拥有了自然宁静,就拥有了祥和与温暖。

家乡的芦苇,一根根,密密麻麻,挤挤挨挨,簇拥着,依偎着,修长纤细,飘逸洒脱,高挑轻盈,一大片一大片立在河水边。一阵风来,芦秆晃动,芦穗招展,成群结队的鸟儿扑打着翅膀从芦苇丛中飞出来。十几只白鹭在河边翩翩起舞,一群野鸭子在水面穿梭,花喜鹊呼朋引伴飞向不远处的田野觅食,好动的麻雀忙碌开来,在芦苇丛中叽叽喳喳跳上跳下……只有一只灰灰的大鸟,不为风儿所动,静静地站在水里,目不转睛看着水面,耐心地等鱼吃,不知是不是“老等”。

芦苇从不仅是鸟儿的家,还是鱼儿的窝。我曾见过一个身穿黑皮衣腰挂鱼篓的摸鱼人,在芦苇丛的水下,抓出一条又一条银鳞闪闪的大鲫鱼。待他摸鱼结束,从水下拖着水淋淋的皮衣爬到岸上时,拎了拎他的鱼篓,好家伙,沉甸甸的,足足有二十斤来斤。

老家房子的旁边,有一方池塘,四周长满了芦苇。夏日炎炎,渴得要命,母亲用苇叶煮水给我们喝,清香四溢,我经常舀上一大茶缸,“咕咚咕咚”灌个够。隆冬时节,雪花纷飞,大地冻裂,父亲用芦花编成毛窝鞋,穿在脚上,再冷的天,双脚也是暖和和的。芦秆编的席子作用可大了,用来晒山芋干、萝卜干、碎面饼特别管用。把芦席铺在长凳上,上下通风,用不了几天,山芋干、萝卜干、碎面饼就晒干了。吸足了阳光的山芋干、萝卜干、碎面饼煮粥,就着萝卜干,吃起来,口舌生津,润肠暖胃,特别养人。

风吹芦苇荡,遍地起黄金。春长冬收,一望无际万头攒动的芦苇,“苇”为壮观,靠的是纵横交错庞大发达的根系。冬天芦苇收割后,走在厚实牢固的芦苇根系上,想刨几根芦苇根茎,很费些力气。从小就生长在大都市的大姐一家人,敬芦苇为仙草。

大姐家的小孙孙甜甜,生得白净可爱,聪明伶俐,可自小落下爱咳嗽的毛病,一到冬天就大咳不止,惹得一家人担惊受怕。

在大都市,辗转几家大医院,请了多位名医,都不能根治,都说这孩子肺有问题。后来实在没法,打算到乡下老家请一位姓陈的老中医试试。

那天,陈中医拉上甜甜的小手,朝甜甜蜜嘟嘟的小脸蛋看了看,问大姐是怎么带孩子的。大姐诉苦道:“这孩子一直住19

楼,很少下楼,照看得可细致了,夏天家里空调开26度,冬天家里空调开20度,不敢有一丝马虎,全家人都围着这孩子转,真是把一家人都累坏了。”

陈中医一听,皱着眉头说:“这么小的孩子,一直住‘温室’里,不让下地,悬在空中,不接地气怎么行?”随手抓出几把芦苇根和一些中药,让大姐煎汤给甜甜喝。谁也没想到,竟能药到病除。三年时间过去,一直没有复发。

大姐一家人专程登门感谢陈中医,大姐一个劲地问陈中医到底用了什么神药。陈中医笑着说:“不是什么神药,是水边再普通不过的芦根。小孩子,还是要多在地面上跑,多到大自然中去,是芦根帮孩子接上了地气。让孩子多经些酷暑、严冬,像芦苇那样,无需呵护,野蛮生长,强健茁壮,用处大。”